

新雕洞靈真經五卷

題何粲注

宋刻本（卷五葉二至葉七抄補）。框高十

八·二釐米，寬十二釐米。每半葉十行，行十六至二十字不等，小字雙行二十二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卷四則為每半葉十行，行十六至十七字，四周單邊。

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九以為「首篇所載與《莊子·庚桑楚》同。『亢倉』者，『庚桑』聲之變也」。故所謂「亢倉子」即「庚桑子」。《舊唐書·玄宗本紀》載：「天寶元年（七四二）二月丙申，制『莊子號為南華真人，文子號為通玄真人，列子號為沖虛真人，庚桑子號為洞虛靈真人。其四子所著書改為真經』」。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則云：「天寶元年，詔號《莊子》為《南華真經》，《列子》為《沖虛真經》，《文子》為《通玄真經》，《亢桑子》為《洞靈真經》。」因知《洞靈真經》，即歷代書目所著錄之《亢倉子》。《唐會要》卷五十亦載：「《洞靈真經》等三經望付所司各寫十本，校定訖，付諸道採訪使頒行。其貢舉司及兩京崇玄學亦望各付一本。今冬，崇玄學舉人望准開元二十九年勅條考試，其《洞靈真經》請待業成，然後准式。從之。」可知此書在唐代曾頗受重視。注者題作「何粲」，生活時代不詳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該書提要云：「柳宗元讀《亢

倉子》，稱：『劉向、班固《錄》、《書》無《亢倉子》，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註以教於世』，則註自宗元時已有。然宗元不著註者姓名，晁公武《讀書志》乃作『《亢倉子》二卷，何璨註』。公武當南北宋之間，則何璨當在北宋以前。惟『璨』字從玉，與今本小異，或傳寫異文歟？註文簡質，不類宋以後語，疑即宗元所見也。』故於四庫本中徑題此書為「唐何粲撰」。

此本多古文奇字，卷末有「音義」一葉，為書中所見奇字注明正字若何。《郡齋讀書志》稱：「其書多作古文奇字。豈內不足者，必假外飾與？」則晁氏所見大約與此本相仿佛。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稱：「明黃諫音釋本與何注糅雜，無復辨別，此則猶存何注之舊。且是書雖多古字，而出諫所改竄者亦復不少。如『全道』篇『亢倉子居羽山之顏三年』，今黃本『子』作『孚』、『三』作『弑』、『年』作『季』，皆是也。」此本卷末尚有校記一葉，為瞿氏「得金城黃諫刻本校對」後所記。

民國間，此本為《續古逸叢書》與《四部叢刊》三編所收印。一九二八年《續古逸叢書》該書牌記題為「戊辰冬日上海涵芬樓據南宋槧本景印」，顯視此本為南宋刻本。

一九三六年張元濟於《四部叢刊》本後跋稱此本「『治』、『世』、『民』等唐諱字，全書避之唯謹，宋諱亦僅及『貞』、『徵』。蓋源出唐卷子本，宋仁宗時始以上版，去古最近」。今核以原書，「治」字未見，「民」字五出，皆不諱；「世」字（包括從「世」之字）十見，俱作「卅」，其源或出唐諱字，然至宋時已成習慣寫法，許多宋人筆記之宋刻本版刻風格，則此說未必可信。又以此本校《道藏》本，指出《道藏》本改動經文並刪落舊注的情況甚夥，可參看。

此本鈐「季振宜藏書」、「乾學」、「汪士鐘印」、「鐵琴銅劍樓」等印記，知其曾經清代藏書名家遞藏。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（張燕嬰）